



老桥光阴

□李晓

一周之内，我去看望住在老街的母亲三两次。一周之内，我去看望河流上的老桥两三次。母亲与老桥，安卧在我心中，不断治愈着我涌动的焦虑。

每一次去老街，我就嗅到青苔的气息，它从老街巷子里的石缝里钻出来，从巷子里那些树上飘过来，也从那些屋顶上如鱼鳞状起伏的青瓦上冒出来。

而今老街最长寿的人，是刚过96岁生日的沈大爷。沈大爷鹤发童颜，微微上翘的长寿眉上带着霜意。这一生，落在身世坎坷的沈大爷肩头上的风霜可不少。沈大爷生日那天，我去老街给他祝寿。大爷笑着指指老桥说：“我再活，也活不过老桥。”

沈大爷说的这座老桥，就是横跨老街河流上的石拱桥。关于这座桥的年龄，老街人含糊不清，甚至当地县志里也语焉不详。沈大爷就出生在河边吊脚楼里，他母亲告诉过他，在他满月时，母亲一家一家地送去白糕，也带回来老街人对这个新生儿的殷殷祝福。

我看见沈大爷从80岁那年开始在桥上年年过生日时拍下的照片。子孙们约定，每年生日，一大家子人簇拥着这个白头翁在桥上留影。老桥是老街人心里面的老祖宗，天增岁月人添寿，它也在默默祈祷沈大爷这样的老人长寿。

那年，我陪同从北

京回来的友人老周去老街。老周是在老街长大的街娃，大学毕业以后在北京定居。那天，老周一见老桥，就张开双臂，如大鸟的翅膀拥抱着老桥石墩。老周去旁边店里买来一个油饼，站在桥下大口大口吃着，他抬头从桥孔里望出去，里面房屋在光影里颤动，老周揉了揉模糊的眼睛，原来是他流泪了。

去年夏天，老周又回来了一次，给在河边林荫地里长眠的父母迁坟。在河边，老街要修一处为居民们休闲健身的小广场，安息在这里的十多座老坟面临迁移。两鬓发白的老周请来老街坊挖坟，一直挖啊挖，最后只挖出几片零星的碎烂骨头。老周捧着骨头，望一望老桥，泪水再次簌簌而落。

在老街土生土长60多年的樊大哥，这些年来一直在义务打扫老桥。他挥动扫帚，轻轻打扫落在老桥上的尘土枝叶，沙、沙、沙，扫桥声音如蚕吃桑叶。累了，樊大哥就靠在桥墩上歇歇身子，或打量桥下流水，河水清澈，有时还能看见河水里的鱼，它们鼓着眼睛，摆动双鳍，在水里一吞一吐地漫游着。

樊大哥对老桥，怀着沉默之中的感情，他把老桥当老祖宗一样伺候着。那年夏天的特大洪水袭击，洪水咆哮着漫过了老街最高的树冠，漫过了老桥桥帽，更滔滔着漫过

了老街人用手按住的胸口。洪水过后，老桥挺住了，只有两边石墩被冲走。洪水过后的那天下午，樊大哥和几个老街居民给挺过一劫的老桥深深地鞠了几个躬。后来维修老桥，老樊又带领老街坊们沿着河流下游，一块一块地把冲走的石墩找了回来，让它们再次稳稳地回到老祖宗身上。每年除夕夜，樊大哥沿着老街巡逻一圈后，总要到老桥上坐一坐后才回家。这是一年之中，樊大哥与老桥最后的道别。

我来到老街那年，刚18岁，在老街一家单位上班，老桥就这样进入了我的生活，它寄托着我对老街的依恋。经过老桥上下班，一年四季常看见老桥上的簸箕里晾晒着黄豆、玉米、葵花籽，还有白花花的汤圆粉团。有天下班，正在桥上收拣汤圆回家的郑奶奶见了，拉着我到她家里，给我煮了一大碗芝麻花生汤圆。郑奶奶问我：“我听说啊，你写的东西印在报纸上了。我家老头儿，也是一个爱写写画画的文化人。”我这才发现，在郑奶奶家的墙上，挂着一个高颧骨浓眉毛老人的黑白照片，那是老头儿的遗像，一双忧伤的眼睛，凝望着郑奶奶在尘世的日子。

老街的老桥，它陪护着我在人世大多平凡安宁偶尔又慌乱不安的日子，它有老祖宗的慈祥，也是横跨我身体两岸的肋骨。

（作者单位：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

熏香

□吴凤鸣

所有熏香飘出，所有有住户的地方，都偶有炊烟升起，他们也是在熏腊肉？

我望向山的那边，那是老家的方向。长大后的我，因工作关系，把小家安在了城市，砍柏树叶熏腊肉的事就再也没有做过。但每年春节回老家，母亲、大舅、幺舅、小姨他们都把熏好的腊肉放置于我的后备箱。当我要拒绝时，他们都会说，柏树叶熏的，香着呢，一定要带着。于是，那些年，我家冰箱里总有吃不完的腊肉，忘不掉的柏树熏香。

近几年，父母年岁渐大，亲戚们也外出打工的多，在家养猪的也越来越少，用柏树叶熏腊肉就更说不上。但对于柏树叶熏腊肉的那缕缕熏香，却永存于我内心的一隅，伴我闲看庭前花开花落，触摸生活的诗和远方。

（作者单位：重庆市万盛经开区党工委宣传部）

于盼到快过年，可以杀一头年猪，可以吃到喷香的腊肉、香肠、猪肝、血豆腐。于是，当母亲张罗着请杀猪匠时，我们便开始忙着准备柏树枝叶。我们背上背篓，拿上柴刀，约上伙伴们就朝那片早已寻觅好的柏树林出发。

我一个小女子会爬树，就是那个时候锻炼出来的。一有空，我们几个伙伴就约上去砍柏树叶。从最开始的爬不上树，可怜兮兮地靠别人一人分一点背回家，到自己爬上树砍下太多分给别人，并没有花多少工夫。背着沉甸甸的柏树枝叶回家，虽然费力，内心却欢喜。

“那里一定在熏腊肉。”我们寻着那缕炊烟而去。犬吠声惊了主人，见到不速之客，主人倒是没有太大惊讶。

主人并不知道我们的来意，我们亦不好意思继续叨扰。相视一笑，告别主人，也告别那缕熏香。

寒风冷冽，我们却依然沉浸在那些柏树叶的熏香中，一步三回头，在便道上慢行。是啊，快过年了，举目四望，不只是那一处居

高光时刻最暖心

□刘先畅

我不算刀迷，只是喜欢听刀郎的歌。因为他的歌容易共鸣、容易共情，所以听刀郎的歌容易上头、容易上瘾。

听刀郎的歌很容易，打开手机，随时随地可听，但是到现场去听刀郎唱歌就很不容易了。

既然很不容易，那就不去吧。可是，如果不去，在现场听刀郎唱歌是什么美妙感觉就永远知道了。

在现场听刀郎唱歌是一种什么景象呢？有人说，刀郎的线上演唱会你不是也看过吗？我说，线上演唱会与现场演唱会差别太大，我还是想去现场听刀郎唱歌。

北京文旅很给力，批准刀郎在岁末年初的黄金演出时段，在五棵松体育馆连开4场演唱会。现场可有75000人耳闻目睹，可想看演唱会的观众竟然达到330多万人，铁定一票难求啊。

抢到票的概率太小了，那就全家总动员。第一次抢票，机会眨眼而过。我们怅然若失，也无力回天。没想到，第二次抢票，居

然成功了。虽然只有1张票，全家却欢欣鼓舞。

1月5日下午，我早早地来到五棵松，经过3次身份证查验，顺利走进体育馆，等待演唱会开始的那一时刻。等待中，听旁边的一位成都刀迷说，他从成都追到广州，再追到北京，听3场刀郎演唱会。我们都只有佩服！

体育馆内座无虚席，盛况空前。在寒冷的冬夜，五棵松体育馆却因刀郎的演唱会而热浪滚滚。在热烈的氛围和动人的旋律里，不共情、不共鸣、不共振是不可能的。两个半小时的演唱会，是视听盛宴，是文化大餐，是心灵洗礼。我见证了万人大合唱、万人喊刀郎、万人喊号子。

难怪刀郎是一个能让全国文旅争先邀请开演唱会的人。他的曲调，汲取了各地山歌、戏曲、小调的精髓。他集作词、作曲、编曲、混音、演奏、演唱等为一身，他的音乐作品集文学、美学、艺术为一体，坚持山歌风、民族风，唱响了山水情、民族情。

演唱会结束后，很多人热泪盈眶，

意犹未尽，久久不愿离场。演出团队成员有的180度转弯，3次90度长时间鞠躬；有的朝观众不停地挥手，热情地比爱心；有的继续演奏乐器……

演唱会上，刀郎逐一介绍青年演奏家，演奏家旋即演奏展示民族乐器。我不知道在体育馆倾情演唱算不算刀郎的高光时刻，但那时那刻却是演奏家们的高光时刻。

如果人们通过听刀郎的歌，听刀郎的故事，能够励志人生、丰润真情，那不管是度过人生低谷，还是迎来人生高光，都是非常幸运的事。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冬天的思绪

(外二首)

□刘辉

树叶落了
冬天举着干枯的手臂
希望接住第一片雪花

太阳落了
天空成了一块黑头巾
怎么也包不住那些星星

思绪落了
洁白的稿笺上
开出一朵小花

冬天的树

如一位老人
坐在摇椅上的回忆
春花谢了
它正等着果
秋季果摘了
它还守着叶
冬天叶落了
它正在谋划
来年该是怎样的绿色

春的样子

从雪地里
悄悄爬出来
一眨眼
荒坡绿了
柳枝柔了

阡陌纵横
农夫鞭打快牛
希望赶上
春的脚步

她总是不紧不慢
一扭头就不见了
弄得人们
一直追到冬天

（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母亲的布鞋

□唐学罗

儿女们的眼泪和哭喊
拴不住您的生命
享年92岁的母亲
在深冬的凄风苦雨中
还是走了……

您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神情安详
像一棵枯树，突然倒下
却发不出一声声响

您生前用疼痛磨亮针
用命若游丝织成线
竭尽洪荒之力
为您的七个儿女
做好了七双布鞋
寓意您的子子孙孙
还(鞋)有，还(鞋)有……

当然是还有的
还有的不只是
小时候我们穿着小布鞋
套进您的大布鞋
在家里走啊，跳啊
那么多欢笑，那么多幸福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

